



大家小书

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



论雅俗共赏

朱自清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
北 京 出 版 社



大家小書

北京大學圖書館藏



論雅俗共賞

朱自清 著

中華書局出版

（北京）



论雅俗共赏

朱自清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论雅俗共赏 / 朱自清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出版社,
2012. 1

(大家小书)

ISBN 978 - 7 - 200 - 09037 - 6

I. ①论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文学评论—文集 IV.
①I06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76799 号

责任编辑 楼 霏 莫常红

责任印制 王 雪 李 巍

装帧设计 北京纸墨春秋艺术设计工作室

· 大家小书 ·

论雅俗共赏

LUN YA SU GONG SHANG

朱自清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 京 出 版 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 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 4. 875 印张 62 千字

2012 年 1 月第 2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200 - 09037 - 6

定价: 19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

序 言

袁行霈

“大家小书”，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。此所谓“大家”，包括两方面的含义：一、书的作者是大家；二、书是写给大家看的，是大家的读物。所谓“小书”者，只是就其篇幅而言，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。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，有些倒是相当重。其实，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，一部书十万字，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，似乎算小书，若在老子、孔子的时代，又何尝就小呢？

编辑这套丛书，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，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补习，遂成为经常的需要。如果不善于补习，东抓一把，西抓一把，今天补这，明天补那，效果未必很好。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，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。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，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，也花不了多少时间，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。如果把它们当成

补药来吃也行，剂量小，吃起来方便，消化起来也容易。

我们还有一个用意，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。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、读者认同的著作，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，使之不至于泯没。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，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；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，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。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，让它们重现光芒。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，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，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。人文科学则不然，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。然而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，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，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。

“大家小书”的开本不大，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。在路边等人的时候、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，在车上、在公园里，都可以读。这样的读者多了，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，岂不是一件好事吗？

“大家小书”出版在即，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。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，序言当然也应短小为宜。该说的都说了，就此搁笔吧。

前 言

吴小如

一

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，我以商科二年级肄业的学历报考清华大学中文系三年级插班生，侥幸被录取。当时朱佩弦先生（自清）是清华中文系主任，因此我有幸成为佩弦先生的学生。入学之前，已由俞平伯先生为我写了介绍信，从而得以拜识佩弦师和竹隐师母。及报到注册，先生对我关怀备至，亲切指导我选课及办理住宿手续。我在清华只读了一年，虽旁听过佩弦师讲授的“中国文学史”，却没有选过先生的课，不能算先生正式的学生。尽管先生曾嘱我可随时到他府上闲谈，而我知道先生太忙，总不好意思登门打扰。但每次路遇，先生都要停下来询问我的近况，关心我的生活和学习。在我心目中，先生确是我由衷敬爱的

一位慈祥的师长。1947年暑假，由于沈从文先生想帮我解决生活困难的问题，希望我转学到北大来，于是我离开了清华。据闻佩弦师听到我转学，曾对人说，中文系招来好学生，竟然留不住，还是转到北大去了，实在可惜！1947年年底，从文师想在当时报纸上再开辟一个文学副刊，并决定由我直接负责。为此我写信给佩弦师，准备面谒先生求他赐稿。很快便接到先生回信，嘱我不必出城，说他正在写一篇文章，写好就寄给我。现在这本集子里有一篇题为《诗与话》的文章，就是发表在我当时负责编辑的文学副刊上的。1948年元旦副刊创刊，先生还特意写信给我，说第1期编得不错，很有内容，鼓励我好好编下去。足见先生对我的厚爱和支持。可惜先生这些亲笔信札都在十年浩劫中丢失了。这年的8月，先生因胃疾住院手术，不想术后全面心力衰竭，竟与世长辞。从此再没有受到佩弦师亲炙的机会了。记得在我编的副刊上，还发了一个悼念先生的专版，表示自己的一点心意。后来我又竭数十日之力，写成一篇纪念佩弦师的学术文字，发表在当时一家报纸副刊上。这就是我追随佩弦师的全部经过。

二

《论雅俗共赏》最早是由观察杂志社于1948年上半年出版的，应该是佩弦师生前的最后一本书。书中共收文章十四篇，有三分之一是谈诗歌的，主要是谈朗诵诗。先生早年创作新诗，晚年多写旧体诗，是宋诗一派。但先生一直关注新诗的发展前景，故晚年常写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章。先生对新诗创作者有个基本观点，即诗歌语言固然应当通俗易懂，明白如话；但更主要的是新诗必须有节奏。盖中国传统诗歌与音乐有密切关系，而“节奏”是从音乐来的；尽管新诗已脱离了音乐，却不能没有节奏。既称为诗，总要读来能朗朗上口，因此节奏是不能缺少的。这本书中谈诗歌的文章大抵从不同角度来阐释并论证这个观点。

这本书中的力作自当推《论雅俗共赏》和《论逼真与如画》这两篇具有创见的学术文章。20世纪80年代，我曾运用先生后一篇论文的观点诠释过唐人贺知章的七绝《咏柳》，此不赘述。这里我想着重谈谈《论雅俗共赏》。

佩弦师撰写论文，经常结合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

来谈问题，此文自不例外。这篇论文的观点是有倾向性的，即以古今的名著名篇为例，要求今后的作者能照顾到广大的读者层面。也就是说，文学作品不能只供文化程度高的读者阅读，而应该争取多数人（亦即一般文化水平的人）都能欣赏，这样的作品才能传之永久。这就是我对先生论“雅俗共赏”的粗浅理解。其实我以为，雅与俗并非彼此不能相容的矛盾对立面，其间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。在先秦文学中，诗三百篇应该是最古老也最典雅的作品了，但其中“国风”和“小雅”两大类，有不少作品最初也应该是比较通俗的，且曾在民间广为流传。后来经过上层文化人进行加工，才成为文学史上经典之作。《楚辞》中的《九歌》，也应该是这样。其后的汉魏乐府、五七言诗以及词、曲、谣讴，散体文中的话本、平话，其发展过程亦大抵如是，不妨说都是由俗变雅，或先俗后雅的。清代中叶，我们的传统戏曲有“雅部”与“花部”之分。即如至今犹能见于各个剧种的舞台上的《思凡》、《借靴》之类，当时皆属“花部”即俗曲，而今天则已成为高品位的高雅古典艺术了。我们的国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在我读初中时几乎每天都唱，确是一首通俗的爱国流行歌曲，流传至今，它已成为一首高雅严肃的经典歌曲了。清末谴责小说，如《官

《场现形记》、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、《老残游记》、《孽海花》等，在当时不过是流行一时供人消遣的“闲书”，现在则不仅列于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而且还成为近代文学史中必须予以评价的古典名著。可见“雅”与“俗”只是相对而言，不宜划分得太刻板、太教条、太绝对。

如果从读者这方面说，则从俗到雅，实即“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”，主要还是希望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和艺术鉴赏能力从低处向高品位、高水平发展，而不是把品位和档次高的文学艺术作品硬拉下来迁就低素质、低水平的读者和观众。当前有一种风气，即强调属于古典范畴的文艺作品非经过人为的改动不可，即使是已被公认为经典之作，如小说中的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或戏曲中的《牡丹亭》、《桃花扇》，也要对它们妄施斧斤。理由是不“改”的话就不算“与时俱进”，并认为群众也看不懂。我则认为，这是不科学的，因此也是行不通的。但有些权势在手的人却一味专断逞臆，任意妄改。试问，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，屈原的《离骚》和《天问》，以及“五四”以来经典之作，如鲁迅的《野草》，不下苦工夫是读不懂的。可是谁敢擅改《资本论》，并对《天问》或《野草》乱删乱改呢？成功的作家和艺术家是有责任

提高读者和观众的鉴赏能力及艺术水平的；相反，人们却不应要求作家和艺术家随意迁就读者和观众的低水平，从而降低作品的质量或擅改传世已久的经典之作。如果拿“雅俗共赏”做挡箭牌，而一味迎合时尚的低级趣味，最终是会葬送我们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前途的。

一部成功的文学艺术作品能产生“雅俗共赏”的效果，乃是品位很高的美学境界，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，绝对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。不能由于作者的水平低或演员的艺术表现力不足，写不出或演不出达到一定水平的作品和剧目，便以“雅俗共赏”为借口而替自己文过饰非。要知道，大量的文化垃圾是永远不能够由“俗”变“雅”的，更不要说这些垃圾可以传之久远，永垂不朽。在当前这种社会浮躁风气下，在文化滑坡日益严峻的形势下，请读者耐心读一读朱自清先生这本《论雅俗共赏》旧著，窃以为是大有好处的。

公元 2005 年元旦后五日写于北京

序

本书共收关于文艺的论文十四篇，除三篇外都是去年下半年作的。其中《美国的朗诵诗》和《常识的诗》作于三十四年。前者介绍达文鲍特的《我的国家》一篇长诗，那时我在昆明，还见不到原书，只根据几种刊物拼凑起来，翻译点儿，发挥点儿。后来杨周翰先生译出全书，由美国新闻处印行。杨先生送了我一本，译文很明白。——书名我原来译作《我的国》，《我的国家》是用的杨先生的译名。离开昆明的时候，我将那本书和别的许多书一齐卖掉了，现在想来怪可惜的。诗里强调故威尔基先生的“四海一家”那个意念。看看近年来美国的所作所为，真的禁不住“感慨系之”！

《论逼真与如画》，二十三年写过这个题目，发表在《文学》的《中国文学研究专号》里。那篇不满二千字的短文，是应了郑西谛兄的约一晚上赶着写成的，

材料都根据《佩文韵府》，来不及检查原书。文中也明说了“抄《佩文韵府》”。记得西谛兄还笑着向我说：“何必说‘抄《佩文韵府》’呢？只举出原书的名目也可以的。”这回重读那篇小文，仔细思考，觉得有些不同的意见；又将《佩文韵府》引的材料与原书核对，竟发现有一条是错的，有一条是靠不住的。因此动手重写，写成后比旧作长了一倍有余。又给加了一个副题目《关于传统的对于自然和艺术的态度的一个考察》，希望这个啰里啰嗦的副题目能够表示这两个批评用语的重要性，以及自己企图从现代的立场上来了解传统的努力。

所谓现代的立场，按我的了解，可以说就是“雅俗共赏”的立场，也可以说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，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的立场。书中各篇论文都在朝着这个方向说话。《论雅俗共赏》放在第一篇，并且用作书名，用意也在此。各篇论文的排列，按性质的异同，不按写作的先后；最近的写作是《论老实话》。《鲁迅先生的杂感》一篇，是给《燕京新闻》作的鲁迅先生逝世十一周年纪念论文，太简单了，本来打算不收入本书的，一位朋友却说鲁迅先生好比大海，大海是不拒绝细流的，他劝我留着；我就敝帚自珍的留着了。

本书各篇都曾分别发表在各刊物上。现在将各刊物的名称记在文章的末尾，聊以表示谢意。

朱自清，三十七年二月，北平清华园

目 录

序	(1)
论雅俗共赏	(1)
论百读不厌	(11)
论逼真与如画	(20)
论书生的酸气	(34)
论朗诵诗	(46)
美国的朗诵诗	(59)
常识的诗	(72)
诗与话	(83)
歌谣里的重叠	(91)
中国文的三种型	(95)
禅家的语言	(105)
论老实话	(112)
鲁迅先生的杂感	(119)
闻一多先生怎样走着中国文学的道路	(127)

论雅俗共赏

陶渊明有“奇文共欣赏，疑义相与析”的诗句，那是一些“素心人”的乐事，“素心人”当然是雅人，也就是士大夫。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“赏奇析疑”一个成语，“赏奇析疑”是一种雅事，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。然而又出现了“雅俗共赏”这一个成语，“共赏”显然是“共欣赏”的简化，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，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“奇文”罢。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，从语气看来，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，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。

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。在这之后，门第迅速地垮了台，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，“士”和“民”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，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，上下着。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，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，老